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十八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五

士相見禮第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别録皆第三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相見之禮其他禮則因而及之也　賈氏公彦曰篇内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己國君或

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以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為先後更升為大夫已上故以士為總號也又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贄既同相見之禮亦無别也

案曲禮曰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禮若主見人者而言則見者為往而復見者為來若主見於人者而言則見者為來而復見者為往交為往來而迭為賓主是以謂之相見也相見

之法惟敵者為至備若降等之客則有見而不復見者矣故篇首主士以備著其相見之法至他禮之隆殺則以是推之

通論劉氏敞曰人茍為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茍為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㴠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㴠於禍也　陳氏師道曰周人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

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所以定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

諭於身達於容色故辭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瀆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時豈特士之自賢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

郝氏敬曰此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

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贄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

案會葬禮本文尚有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注引之者明相見者之恩誼視朋友為疏而較相趨相揖相問者則為厚

也

士相見之禮

正義陸氏德明曰凡畀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

案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即王制中所謂秀士俊士選士造士者亦皆通謂之士凡儀禮中主言士者實指諸侯之士其贄不異則是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即王

國之士與夫未仕之士其禮亦皆從同矣

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贄本又作摯音同腒其居反奉芳勇反下同注今文頭為脰

正義鄭氏康成曰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賈疏雉雄雌不雜春交秋別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賈疏尚書一死雉也夏用腒備腐臭也賈疏天官庖人職夏行腒鱐注云腒乾雉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夏形體異故變稱腒左頭頭陽也賈疏曲禮執禽

者左首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

敖氏繼公曰贄者所依以相見者也故先言之雉用死者為其難生得也冬言腒夏言腒文互見耳乾禽謂之腒猶乾獸謂之腊也此乾雉乃泛言腒者與雉互見不嫌其為他物也惟見冬夏而不言春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屨然左頭奉之但言其執之之法如是其實此時賔未執也必左頭者頭宜鄉内也不言服者亦玄端可知

通論孔氏安國曰五等諸侯執其玉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吕氏大臨曰諸侯執圭璧孤執皮帛婦人無外事贄用棗栗腶脩天子無客禮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贄　朱子曰贄是初見時用以獻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獻　劉氏敞曰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逺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

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致斯志者也

餘論賈氏公彦曰凡執贄之禮惟新升為臣及聘朝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之皆執贄常朝及餘會聚皆無執贄之禮又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贄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己臣周豐者彼

謂下賢非正法也

寀容有未仕之士慕義相見或此國之士而見彼國之士亦當用贄又君以下賢執贄則卿大夫之下賢者亦宜然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見賢遍反下不出者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　賈氏公彥曰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

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也命某是賓之名　敖氏繼公曰此答擯者請事之辭也某子之某所因縁者之姓氏也以命以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也恭孫之辭　方氏慤曰少儀曰願聞名於將命者以其尊不敢遽見故欲先聞其名此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　劉氏敞曰士相見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可苟合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

案言以命則是介紹必先以其願見之誠達於主人既得主人之許而後敢造見矣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今文無走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　賈氏公彥曰以某子是中間之人故賓主共稱之走取急往相見之意

敖氏繼公曰言某子命某見者明己宜先往見也吾

子有辱者不敢當其先見已也有辱謂有所屈辱也

賔來見己是自屈辱走言其不敢緩

案有字之義敖説尤長

賔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謂請吾子就家之言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注今文不為非古文云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忠

誠欲往也固如故也賈疏固為堅固以再請如前故云如故敖氏繼公曰為儀徒為辭讓之儀也再請之故曰固

案為儀猶言禮辭也一辭為禮辭此固辭故曰不敢為儀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注今文不為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請終賜見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注古文曰某將走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賈疏上據向賔家故走為往此據出門故云猶出也稱舉也辭其贄為其大崇也賈疏有贄為重無贄為輕　敖氏繼公曰許其見復辭其贄賔客之禮尚辭讓也

案賔已三請主人將出見矣而又辭其贄者重賔也亦自重也重賔故不敢當其崇禮自重故頻辭以觀其誠後世濫交苟合若陳遵鄭當時之流無論已即倒中郎之屣盈北海之尊於交道寧有當乎彼其所

以執贄而請者將以講道論德也豈徒識韓御李重增聲價已哉

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所尊敬而無贄嫌大簡賈疏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並不問爵之大小故雖兩士亦得云所尊敬　敖氏繼公曰賓言此者謂始相見不可無贄也故主人再辭但以不足以習禮言之　杜氏佑曰君子於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

褻也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　敖氏繼公曰禮謂授受往來之禮蓋指用贄而言

賓對曰某也不依于贄不敢見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依於贄謙自卑也　敖氏繼公曰依於贄言託之以為重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今文無也

正義敖氏繼公曰以上賓主之辭皆擯者傳之不言者可知也後放此　劉氏敞曰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者以致尊嚴也

案自此已上言士見於士之禮少儀所謂敵者也若以卑見尊則少儀云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是也階主即此禮之某子也不

曰願見而曰聞名不斥主人而言將命者皆視敵禮為加謙也然惟致辭異耳餘儀悉當與此同少儀又曰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盖罕見者以事睽隔曠久不見跡疑於濶故雖於敵者亦曰聞名卑其辭以致謝也亟見者甫見而復求見跡嫌於瀆故不徒曰見而曰朝夕韓愈所謂朝夕繼見也此二者無藉於介紹故不言階主亦不復用贄矣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贄於堂下人君也楊氏復曰受贄不於堂為下人君者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于堂為重受于庭為輕其義可知也　賈氏公彥曰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敖氏繼公曰此賓主相見而授贄於大門內大夫士之禮也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

左是賓主之位在大門内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贄則東西訝受於門中士惟昏禮受鴈于堂大夫私面乃受幣于堂者因問及之非相見之正禮

存疑賈氏公彦曰出謂去還家無意待主人留已也案出迎再拜曲禮所謂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也賓既答拜則主人以賓入矣士二門此非寢門也入門謂入外門出亦出外門也下即云主人請見則賓未還家可知

主人請見賓反見下見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 敖氏繼公曰請見於賓答賓之見於己也賓反見之其於主人之堂與案賓以送贄為已得見故出主人則以見禮未成故不送而使擯者請見之蓋相見之儀應有此兩節也請見而賓不辭者賓本為見來也曲禮曰凡與客入

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賓既反而主人與之相接之儀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注謂反見則燕者士冠昏皆有禮賓之事明此主人留必不虛宜有歡燕

案注意盖以燕為安和之義謂其主賓歡洽從容笑語耳不謂燕飲之燕也

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案賓不答拜者禮有終也凡拜送皆無答拜之法

右初相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曏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復音伏又扶又反見之如字曏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報也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

其贄謂鄉時所執來者也鄉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賈疏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　敖氏繼公曰使某見謂因其見己而使得於家見之也云將命者不敢斥主人　賈氏公彦曰諸侯身自出朝及遣臣出聘以其圭璋重不可逕復朝聘訖即還之其在國之臣自執贄相見雖禽贄皆還之惟臣見於君則不還

案賓既見而主人復見所謂相見也不曰吾子見某而曰使某見謙辭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來答已也　賈氏公彥曰上言主人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謂前賓今在己家也　敖氏繼公曰贄所依以見者也既得見則事畢矣故辭其還贄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　賈氏公彥曰鄉者主人見己今即來見主人賓主頻見是褻

也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贄而已

案主人以既得見為辭故賓以非敢求見為對明為還贄來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

案賓既以非敢求見為對而主人仍以得見為辭者明其見也依贄而見既得見則贄可以無還也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敖氏

繼公曰謂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特固以請於將命者耳請謂請還之

寀受贄不還者惟君耳故曰不敢以聞以其言重故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許受之也

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得主人見許之命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是亦復見之禮異於始見者與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疏云賓奉贄入不言主人出迎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明日息司正主人猶迎之況同僚乎若聘禮公迎于大門内至禮賓文出迎者彼初是公迎彼君之命不為迎賓故禮賓雖同日亦出迎注云已之禮更端是也昏禮賓為使時出迎至醴賓亦出迎有司徹前為尸後為賓所為異故雖同日亦出迎皆更端之義也

案出迎之拜拜其辱也復見之節禮未更端故主人不必有出迎拜辱之事敖氏以為異於始見者是也注疏同日異日之説似泥

右復見

案此經蓋以兩士明平敵相見之法也然則凡以敵相見者其皆放此禮而行之與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賈氏公彦曰云終辭不言一辭再辭亦有可知　敖氏繼公曰終辭謂主人三辭則賓不復請也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於君答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於大門内之東為之大夫云一拜則士或答再拜與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

送又不出亦以其降等也入一拜而送乃再拜則是凡拜送者之禮皆然固不可得而殺也送而一拜喪禮也

案少儀曰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疏謂以畢見尊法則此之請見辭宜與同注知大夫不出迎者以經言於其入則是不出外門惟俟之於門內也故於其退也亦不出外門而送之

右士見于大夫

案此以卑見尊之禮也不復見故惟言見不謂之相見士冠禮士若士之子冠畢以贄見於鄉先生其即用此禮與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荅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　敖氏繼公曰嘗為臣者謂曏為其家臣今為公臣者也然則士大夫以贄相見亦不獨始相見者為然禮辭之者異於見為臣者也

見為臣則不辭之

案嘗為臣而新升為公士如隨武子所舉筦庫之士是也舊嘗為臣則非始見也亦必以贄者以始為公臣而見也禮辭所謂為儀也惟辭其贄則不辭其見矣若公叔文子之於僎則僎直為大夫矣其見於文子亦當與大夫之見於大夫者少異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汪古文壹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　敖氏繼

公曰入亦入門左也奠贄再拜亦東面也答一拜者

主人尊也言主人答拜是不拜其辱矣

案曲禮云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是見為臣者

亦答拜矣況舊臣乎亦所以辟國君也

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其贄者辟正君也　敖氏繼公

曰賓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為臣者也以其不

見為臣故當還贄某也大夫名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注今文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君還其贄也

案注謂辭君者以賓嘗為其臣則有君道也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請使受之　朱子曰今案某也

蓋主人之名　敖氏繼公曰命某謂命某還贄也非

敢為儀言必欲還之請亦請還贄也還贄而擯者自

為之辭亦以主人尊也

賔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賔客禮賔客所不答者不受贄　敖氏繼公曰私謂私屬春秋傳曰邾滕人之私也禮與上文習禮之禮同意亦指還贄而言

案前云不足以習禮其辭出於主人則禮為賔之禮若賔示之以禮而欲與己習之也此云不足以踐禮其辭出於賔則禮為主人之禮若主人示之以禮而

欲使已踐之也彼此異其人故輕重異其辭禮之等差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

賈疏初辭云使某中辭云命某是尊君稱使傳言云命有輕重之義　敖氏繼公曰使猶命也

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正義敖氏繼公曰再拜者象受於主人也亦謌受之

鄭氏康成曰受其贄而去之

案不拜送者以其為舊臣也

右士嘗為臣者見于大夫

案以此推之若士所自辟除之私臣而後為公有司其見於士禮當視此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見如字下相見並同索悉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

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敖氏繼公曰維之謂繫聯其足翼　賈氏公彦曰如執雉者亦左頭奉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案一國之大夫皆不止於五五大夫指其副於三卿者耳非此外遂無大夫也說又見大射儀公食大夫

禮及喪服
餘論易氏祓曰候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麛音迷注今文頭為脰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賈疏周官庖人云秋行犢麛則獻當秋時如之

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賈疏經云左頭則與雉鴈同又云如麛蓋據四足言

案鴈與羔皆言維之之法明其生用也惟生用故并不言奉而言執　又案士大夫及卿之贄以雉以鴈以羔蓋取其可執而略以其小大輕重為差非有深意如犬豕不可執則不用之自雉而下雞鶩為工商庶人之贄推類可見也鄭注各以其德為取於理亦可通然要如士冠記委貌章甫諸義聊存其說可耳若執為典要則迂矣

存疑賈氏公彦曰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彼天子卿大夫非直以布上又畫之此諸侯卿大夫直用布為飾無繢

辨正敖氏繼公曰云飾之以布則非白布也此布其繢者與

案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其贄不異則飾亦當不異敖說近是

餘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

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方知見當時之禮散在列國者不能備也

如士相見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雖贄異其儀猶如士　賈氏公彦曰兩大夫相見皆如上文某也願見已下至主人拜送于門外也　敖氏繼公曰此相見之禮蓋兼復見者言之也上下大夫亦當有互相見之禮經不

言者蒙士禮故惟見其敵者焉非謂其得相見者僅止於是也大夫相見朝服

案惟有復見之節故謂之相見敖說是也若上下大夫之亙相見則經無明文意下之見上當放上經士見大夫之禮上之見下當放下經異爵見士及王藻大夫見士之禮而用之與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子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蹙猶促也恭慤貌其為恭士大夫一也賈疏直云見于君不辨臣之貴賤則貴賤皆同　敖氏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春秋傳曰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之曰高仰驕也然則執贄至下之為恭也明矣彌猶甚也彌蹙如踧踖屏氣之類

案執贄者以始見故也雖彌蹙猶得為容故曰容彌

蹙

存疑鄭氏康成曰下謂君所也

案云見于君則君所不必言矣敖氏以為當帶得之

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謂趨翔賈疏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庶人之贄鶩　敖氏繼公曰不為容則又甚於彌蹙者矣進退走亦見其不為容也下奠贄之儀主於大夫士則庶人見於君其不用贄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庶人是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

辨正王氏昭禹曰庶人非特府史胥徒而已凡民在焉

案周官有大詢之禮洪範有謀及庶人之文是平民皆得見君也此等見君宜不用贄如敖氏之説若府史胥徒則大宗伯疏云新升時執鶩注家之説蓋為庶人在官者言之也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稽音啟下同注古文壹作一

正義敖氏繼公曰臣以贄見於君北面奠贄於中門之内而拜是時君位亦在路門外之東南鄉也君於臣之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惟奠贄之禮則然蓋以此明君臣之義也　賈氏公彦曰君答一拜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為士故答拜聘禮反命君勞士介答拜者亦以新使反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

案曲禮云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謂見他國之君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也此見己國之君故不拜辱此文視舊臣之於大夫儀畧同其異者彼再拜此則再拜稽首以大夫之臣不稽首也

通論馬氏端臨曰禮莫盛於再拜拜莫重於稽首周官九拜先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稽首所以為禮之重也

右大夫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賔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正義賈氏公彦曰禮無受他臣贄法故不敢抗禮於他君不辭即受也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贄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若掌客職云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　敖氏繼公曰人盖通大夫士而言還其贄者非已臣也此於已臣惟以還贄

為異則是鄉者亦奠贄矣主君於聘使與上介之私覿乃終不許其奠幣而必親受之者重其為使介且幣又隆於贄故也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亦若受於君前然他邦之人以贄見國君者如去國而適他國若卿見朝君之類春秋傳公會晉師于瓦晉大夫執贄以見非舊禮也

案聘使執君之圭璋為禮已惟私覿或私獻而已非有特贄若臣從君來并無所謂私覿私獻或聘使過

他邦請師則所奠者公幣亦非有特贄故疏知此為他國之君來朝而此國之臣因見之也還贄亦當於門外舊臣於大夫之還贄三辭乃受此則曽不一辭者所以内己國而外他國故自稱曰外臣非獨不敢抗禮而已若聘使於鄰國之君則稱使臣燕禮君無所辱賜於使臣是也然古者出疆必載贄如左傳所載晉士會在秦秦公子鍼在晉之類此等亦宜稱外臣疏說似未盡

右他邦之人見于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與辯同音擬疑

正義鄭氏康成曰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賔主之燕也疑度之　賈氏公彦曰上注以此為愽記反見之燕義則此燕與燕禮之燕别燕禮君在阼階西面為正此是特見圖事

之時故有此面位無常之法也　敖氏繼公曰辯猶視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賈氏公彥曰此亦燕見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敖氏繼公曰方猶常也此云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

案堂謂路寢之堂此及上節皆明燕見之禮之異於正禮者也

右燕見于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妥他果反注古文妥為綏

正義敖氏繼公曰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忽遽也易大傳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惟有所對答則或可遽言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言謂己與君言事也妥安坐也

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

案下文博陳言語之儀則此云凡者不專為君言事也曲禮曰安定辭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皆妥之義也敖說為正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孝弟之弟音悌敖云上忠信二字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陳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

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賈氏公彦曰此總說尊卑言語之別有事即言無妨更言餘事但君以使臣為主已下皆隨事為主也　敖氏繼公曰此陳與人言之義而言則各主於一端者亦但舉其切要者以為法與與衆言言忠信慈祥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盖後人因下文有言忠信二字而誤衍也當刪之

案記曰在朝言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亦

是言當其可與此同義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中如字注古文毋作無今文衆作終敖從今文作終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虛心也　敖氏繼公曰大人亦謂卿大夫也毋改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也衆

字無意義宜作終終皆若是謂與言之時自初至終皆當如上所云不可以久故而或改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　賈氏公彦曰曲禮天子視不上於祫不下於帶視大夫得視面此視君得視面者彼尋常視君法此據與君言時　李氏如圭曰此大人謂君也曲禮國君綏視大夫衡視衡視視面此視君衡視者據與君言時

案此節即申上節與大人言之法上節之大人為卿大夫此節不應遽異䟽家蓋因注有諸卿大夫同在此之語而疑其為在君所耳

餘論張子曰視有高下視高則氣亢視下則心柔故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目者仁之所示見且心常存焉己之敬敖必見於視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上時掌反注今文父為甫古文毋為無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與父言之時也其異於大人

者遊目耳毋上於面視面時也毋下於帶視抱時也此與視大人者無以異乃著之者嫌遊目則或不然也遊目而不上於面孝且敬也　鄭氏康成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

案天子視不上於袷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衡視蓋以是為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而上於袷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無不可者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故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

面下不過帶則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慤者存也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賈疏以行解立行由立始以起解坐起由坐始　敖氏繼公曰視足視膝異於言時且益恭也

右言視之法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欠起劒反伸音申注古文伸作信蚤作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賈疏禮之通例大夫得稱君子又鄉射禮注云君子有大徳行不仕者　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蚤晏近於久也具猶辨也改居謂自變動也

敖氏繼公曰以食具告謂以所食之具告從者盖欲食也毋幼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此請退者縁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明其異於常禮

案少儀言侍坐請退之法尚有運笏澤劍首還屨三事而無以食具告改居之文與此禮互相備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葷香云反注古文葷作薰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夜問其時數也賈疏鐘鼓刻漏之數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卧

案問夜異於問日膳葷異於食具皆因夜而變者也

若欠伸改居之請退其節宜與日同

右侍坐于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飯父返反注今文呫嘗膳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祭先飯謂君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賈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此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賈疏謂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膳謂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　敖氏繼公曰賓主共食則賓當祭此君臣共食君祭而臣否所以別尊卑也臣既不祭又先飯而嘗膳所以明恒禮也君命之食然後食則臣食或先於君矣君若不命之則亦俟君之食乃食

與

案此經蓋為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得祭若君所客則少儀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而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是也少儀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亦當然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

則臣不嘗食周官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賈氏公彦曰玉藻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是也　敖氏繼公曰君食然後食臣侍君食之正禮以其不嘗膳故君不必命之

通論孔氏穎達曰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君命之祭乃敢祭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

敖氏繼公曰賜之爵使人授之於其席也下降也降席者降而當席末也既拜興受爵君答再拜乃升席坐祭酒既卒爵興授人爵也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是授爵亦先於君矣此受爵卒爵授爵之節皆異於燕之無算爵者禮貴相變

也凡升席降席皆由下　郝氏敬曰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

案臣之再拜稽首其別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即升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於席下而已至其卒爵之節與燕禮異者燕

禮之賜爵當以行旅故必前爵先旣乃得旣其後爵

此則惟君賜臣一人爵而已故急承君惠而輙先卒

爵也　又案賜爵之禮少儀所載與此大同但下又

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

油油以退又左氏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此

亦當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

耳

案此因侍燕食而賜爵未必有面尊如燕禮之為至君所賜爵而坐以授人恐非臣禮所宜當以敖說為正

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辟音霹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逡遁　方氏慤曰退取屨以進時說屨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與屏於側同義　敖氏繼公曰是時屨在西階下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坐取屨

即跪而舉之也隱辟即屏於側也屨謂納屨

案少儀文亦與此同其下又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疏云坐左膝則納右足之屨坐右膝則納左足之屨

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

敢顧辭遂出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君興而不辭其降於已大崇不

敢當也　賈氏公彥曰云若者不定之辭明有不降

之法　敖氏繼公曰云不敢辭者明已不敢與君為

禮也送之亦當至門君於士尊卑懸絶乃降送之其禮太宗故益不敢當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亦降也　賈氏公彦曰大夫則辭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大夫之内兼卿　敖氏繼公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為禮故得辭也此著大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為士明矣

右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總論應氏鏞曰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閒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有賜食賜爵之禮也燕見侍坐疑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見之並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生致仕者也賈疏此先生即鄉飲酒就而謀賓介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賈疏取急意而言走先見之者出先拜也　敖氏繼公曰卿大夫之爵於士為踰等故曰異爵異爵辭者謂其以尊就卑已不敢當也辭不得命謂三辭而不見許也無以見言其非敵不可以接見之走者行之速也先見之既傳言即走而見之也此禮當在以贄見于先生異爵者之後又先生異爵者之見於士其禮同則士之以贄見於先生

亦當如見於大夫之禮矣

案鄉飲射禮皆有先生君子之文注以先生為致仕者葢依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教鄉閭子弟謂之鄉先生而言也以君子為有大德行不仕者葢依曲禮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而言也此經前有侍坐君子之文注云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以其不別言異爵故知異爵者亦以君子該之也此言先生又言異爵故先生之注與鄉

飲射禮同若然則侍坐於先生者禮當與上之君子同君子之請見者禮當與此之先生同矣此篇之禮大抵主於辨貴賤獨此二文可以見古人尊德樂道之誠絶不以名位爵秩為拘故孟子以德為達尊古今之通義也　又案不言卿大夫而言異爵則卿之見於大夫禮當視此矣請見不言贄則疏家謂尊無執贄見卑之法者信矣

存疑敖氏繼公曰先見之先亦當作走

案請見時先生異爵者蓋在門也辭不得命而先見之則必出門而拜之矣故注以為出先拜也先生異爵者答拜遂退主人再拜送之如是而止以賔不入門故先拜非迎也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不可以彼律此先見之於義可通不必改先為走

右先生異爵者見于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擯賛者辭也　賈氏公彥曰玉

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以其非聘問之禮也又曰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注云謂聘也

案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為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也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事之使者陳氏祥

道曰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也

餘論呂氏大臨曰自天子至於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於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紼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鴈此士之臣稱老者也

右自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注今文無容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耳　敖氏繼公曰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為使者也凡者通尊卑言之行而張足曰趨蓋以容彌蹙為儀故不趨也惟著凡執幣者之儀如是則執贄者或不然矣士大夫執贄於君前其儀乃與此同　賈氏公彥曰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下文别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贄皆是凡趨有二種有疾趨

行而張足是也有徐趨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此不趨不為疾趨也　輔氏廣曰趨盖所以為容執重器則加謹故不趨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踵諸勇反注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

正義敖氏繼公曰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而行禮之時也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舉前曳踵見其舒武之法也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狹可知又不止於不趨而已　鄭氏康成曰重玉

器尤慎也武跡也舉前曳踵備蹜蹜也　賈氏公彦曰恐損玉故徐趨也玉藻云執龜玉不趨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陸氏佃曰容彌蹙同唯武則舒　朱子曰注疏以舒字絶句陸氏讀武字絶句其説近是

右執幣玉之儀

總論賈氏公彦曰此因上言執禽贄相見之禮兼言朝聘執幣玉之禮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刺千益反注今文宅或為託古文茅作苗

正義鄭氏康成曰刺猶剗除也　敖氏繼公曰士大夫謂見為臣者也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存疑鄭氏康成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官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

案孟子云市井草莽之臣皆就未為臣者言故劉氏敞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注主致仕者言非也

右自稱于君

案此經蓋主卿大夫士之相見於本國者而言若其行於他邦者則具於聘禮至自諸侯已上則具於朝覲會同之禮故此不及也

欽定儀禮義疏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張耀臺